

# 触角向内 (组章)

■ 棠棣 (河南新乡)

## 往返,在城镇与村庄之间

带走风,带走阳光,带走五月的麦田。

当返城的行程开始,我最需要和弥望的麦田合影留念。

五月,当我一次次在城乡往返,内心被欣悦和愧疚锁紧。满眼的麦穗由青嫩到澄黄,阳光眨了眨眼,我也变了蹙眉。

天色已不早,斜晖脉脉,文岩河流水依依。我走在新麦的香中,欣慰且怅然。

地头的芥菜、葛藤、面条棵、密密蒿、水萝卜棵轮番开花落。我在田间游走,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个季节。

麦子成熟的时节,曾经收起的镰刀已经锈迹斑斑。我也要再次启程,从乡村回到城镇,让内心的黑夜与白天融汇。

而真正撕裂内心的疼痛,恰恰是血脉相连的亲情向下的维系和向上的开散。

## 光阴帖

有些人一远再远,有些人音信杳渺。夜晚,不适合回忆往事。

流星如泪,逝者如灯火。寂夜的空房间,一柄橡胶锤咚咚地撞着墙壁。

野菊花不会那么早开放,犹如霜霰,要静待时节。

不等人的是光阴,最煎熬的也是光阴。

需要放平心态,一枚硬币的两面可以把任何一件事放在时空背景下斟酌。

曾经,我没有想过未来。现在,我更不愿意去想。就像昙花,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夜色。

时光慢下来的时候,回首,我看到记忆中的河滩,长满一丛丛紫藤样的时光。

## 收获时节

收获时节,我的田地一片荒芜。我要在落雪之前把麦子种上。

我在秋风中摸了自己的下巴。希望播下的种子生命力旺盛,能够像胡茬,一两天就茁壮于阳光之下。

我想把其他的事物也一并拾起。但内心却无法扩容,只有在若干年之后,再回头打量那些不属于我的黑夜和白天。

也许有朝一日,我可以让自己活成一条鱼。不去关心土地和粮食,更不再记得往事和行程,把所有的过往都留给三秒之前。

偶尔围着钓饵转转,观察一下那想拉我上岸的人。

# 听雨 (外一章)

■ 卢兆盛 (湖南永州)

听雨,在一种情绪里,在一种氛围里。

有什么样的乐曲能比得上雨那般和谐那般美妙呢?

看雨,是一种享受;听雨,则是另一种更有情致的享受。当雨帘挡住视线的时候,耳鼓并不妨碍雨点的敲击。

更多的时候,我们在屋里听雨。

如果把整座瓦房比作一部巨型钢琴,那么瓦片便是硕大的琴键,弹奏它的便是天空大师,那密密麻麻的雨点则是激越飞扬的音符。

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乐章,唯有春天这一章最为雄壮昂扬。每当骤雨倾泻,那叮当的清音顷刻间变成雄浑、粗犷的交响;若有雷霆伴奏、电光闪烁,则更恰似千军万马,金戈相搏……那是一种怎样的气势哦!而无数的希望与梦想,就在这热烈磅礴的气势中播撒、发芽、茁壮成长……

当然,我们也常常在屋外听雨。林中听雨,雨点敲打着叶片,“吧嗒、吧嗒”,那一声声脆响仿佛

也是绿色的,那么柔和,那么单纯。而余下听雨,笠下听雨,那雨声更为清晰,更为亲切。我们不停地行路、劳作,谁敢说雨中的收获不及阳光下的收获呢?

哦,听雨,在任何时候,在任何场所。用耳听,用心听,音乐之外,我们还听到了什么?

## 绿色篱笆

民谣如是说: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。那么,我们也沿着篱笆点播一些瓜豆吧。

要不了多久,那灰色的柴篱或竹笆将会变成一道绿色的屏障,蜿蜒成夏天迷人的风景线。

将有知了歌唱整个夏天;将有云雀欢呼整个夏天;还会有蜜蜂、蝴蝶、蜻蜓……在这里集会,表演,烘托出一个乐园。

当然也会有少男少女的歌声如青藤缠绕着每一个早晨和黄昏……而我们,只要在绿色篱笆下随便一站,便也会成为一帧别致的风景。

# 海角 (外一章)

■ 孙培用 (辽宁盘锦)

不舍昼夜的翘首以盼。

不是海角囚禁了思维,是心灵之间的默契。海角,有无数片任何人都想摘下的春天的叶片,吸引着你我,帮你我度过这津。离开此岸,有时候很难到达彼岸。此岸和彼岸之间,更多的是隐喻和象征。

是站着的诉说,是立起来的波涛,是横在地球表面的皱纹,是竖着的影子。

箭簇如梭,不仅带走了身体,还带走了思想。不管历经多少沧桑世事,我们要么都当它没有发生,要么在怀旧里无法自拔。

内心的光芒,照耀脚下春来秋往的岩石、头顶上斗转星移的天空,还有身边流动不息的风。

离此岸越来越远。向往夜空的流星,向往一只鸥,渴望完美的故事结局。

海天相接处,水抹平了中间的缝隙。水注定成不了主角,主角还未现身,主角保持着应有的神秘,让我们欲罢不能。

我正在赶往海角的路上,给你带来沧桑和风暴!

## 天涯

比远方更远,语言失去意义,天涯,用无法诠释的间隔,包含着内涵丰富的思想和行为,要你发挥最浪漫的想象。

对浩渺、神秘、寥廓进行诠释。幻化的风景,带来太多的渴望。和蓝天白云缩短了距离,你想引吭高歌,并且决不会寂寞。

一边等待迟到的脚步,一边感受岁月的风雨,一边聆听爱的誓言。远方已远,那就向更远处。该有一双翅膀了。

那是谁的孤单背影?那是谁的一声叹息?我们默默注视着年华转身离去。苍茫的时光之中,我不过是一棵草芥用荣枯证明时间。

阳光如箭,一切都明晰,一切被洞穿。再远的距离,也远不过我的一场梦。

寻找和发现,不是被时间掩埋变成秘密,就是被时间偷走变成回忆。我和你之间,就隔着咫尺的天涯。

和天涯的距离,就是一场梦的距离。寄一片迟到的相思,给帆。



# 外面已是夏天 (外一章)

■ 吴湘 (广东河源)

走下湘菜馆的楼梯。你笑说,连裙摆都沾了辣椒的红,晚风都带着湖南口音。这生活,够辣。

你随手抓起一把糖,黄红蓝绿,恰好四色,恰似夏日色调。

吃过生活的辣,来一口甜吧。你笑。

推开玻璃门,我们像四尾鱼游进夜晚的深潭。

走过颓废无人小巷,街道突然变得明亮。暗灰色调的咖啡馆,门扉半掩。苦,总是比甜藏得深。

薄荷撞进柠檬的怀里,撞碎满城昏昏欲睡的暑气。

一切都透明起来——像玻璃杯里的泡泡,像水里浮浮沉沉的冰块。

你知道,有些事物终究留不住。像春天必然离去,外面已是夏天。

## 用一场失眠把月亮熬圆

晚风掀起铁板,煎饼果子的香

气顺着巷子流淌。摊贩们推着车流动在街道的间隙。

穿星星裤的女子走起路来,仿佛银河跟着下了凡;而那穿人字拖的姑娘踢着石子路过时,三轮车筐里蔫掉的菜叶开始复诵清晨的情话。

粉红的山楂奶昔,浅绿的油柑柠檬,青春年少的色调从我们面前经过。每一个透明的塑料杯,杯壁都凝满水珠。

像我们想起某年夏天,就忍不住湿了眼眶。

我们终于把星都种进眼眸,把光都挂在弯起的睫毛上——那年的蝉鸣却已然安静。

饮一口冰凉,含在舌尖,不舍吞咽。夜凉也如水。

我们借着言语把路拉长,把夜走宽。

用一场失眠,把这晚的月亮熬圆。

# 盐湖记事 (外一章)

■ 荒村 (河南周口)

茶卡盐湖的镜面正在碎裂。我的倒影先是扭曲,继而破碎成无数个我。每个碎片里都有一小片天空,云朵在盐晶里缓慢变形。赤脚踏下去,锋利的盐壳在脚下发出细碎的悲鸣。

采盐人留下的木轨向湖心延伸。腐朽的枕木间,盐粒钻石般闪烁。小火车锈蚀的骨架倒映在水洼里,铁锈的红与天空的蓝在水面交战。有风经过时,整个湖面都开始摇晃,抖落身上这些人类的痕迹。

远处走来一个红衣女子。她的藏袍下摆扫过盐壳,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她在某处停下,弯腰拾起什么。直到她走远,我才看清那是个空矿泉水瓶。她把它塞进背后的褡裢,动作熟练得像在捡一颗珍珠。

夕阳西沉,盐湖变成一块烧红的铁板。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长到能触到昨天的自己。当最后的光消失在地平线,所有倒影都沉入水底。盐湖开始结晶,发出细微的咔嚓声,无数个微型

宇宙正在诞生。

## 星河之下

银河倾泻而下,谁打翻了牛奶?我躺在草地上,看见流星划过天幕。那些光痕愈合得很快,快到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。北斗七星的勺柄指向雪山,而雪山沉默如老僧入定。

某处传来藏狐的叫声。声音在旷野上滚动,撞上山崖又弹回来,形成奇妙的回声。帐篷里的马灯还亮着,在帆布上投出放牧人的剪影。他正在修补马鞍,皮绳穿过铜扣的声响清晰可闻。

凌晨三点,启明星亮得惊人。它照耀下的冰川泛起幽蓝的微光,地心深处渗出冷焰。我的呼气在面前凝结成霜,又很快被风吹散。在这高度,连呼吸都在参与宇宙的循环。

天光微曦,最后一颗星坠向东方。我突然明白,这片苍茫从来不需要被理解。

它只是存在着,如许而已,仅此而已。

# 夏天的念头 (外两章)

■ 柯丹燕 (广东河源)

葱郁的树林,绿色的波浪,低飞的黑蝴蝶,环绕的芬芳相互依偎。

通往夏天的列车,有风,还有一个不用说话的早晨。

鸟鸣不紧不慢地扎破南风,打开窗户,知了声撒落一地。光阴睡着了,所以任由念头肆无忌惮地攀爬。

黑蝴蝶,有一个绿色的念头。她愿意驮着命运出发,直到南风的方向,成为唯一的伏笔。

## 一朵花挂在树上

一朵花,挂在树上。被绿叶埋没,被其他的花朵埋没。有风路过,撞击她怦怦的心

跳,你不会看见。偌大的意象也无法保存,她坠落时固执的弧度。

站在树下,一晃,两晃,往事一年又一年,我也有了她的风度。

## 爱情构成要素

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。秋风茂盛,阳光落在我的脸上,攀爬我陡峭的不安。

天与地相连的季节,干燥的星星,短刀一般的败叶。

啊,这样不够生动的季节,还好有她睫毛盛放的金色风情。

平静的日子,金光闪闪,暧昧不明,一切都刚刚好,足够的爱情构成要素。



散文诗名家

# 那些幽蓝的时光 (组章)

■ 张道发

## 那些幽蓝的黄昏时光

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的黄昏,时令应该是在初夏吧。

当夕阳潜游在小南河平静的波光里,闷热了一天的村庄,生出了风秧子,门前酸枣树细碎的叶子开始摇晃。雀鸟们在枝叶间欢腾,与虫鸣连成一大片,漫游在浅蓝的暮色中,空气中充溢着树叶、瓜花、柴烟和青草混合的气味。

家家户户的门口暗下来,油灯暂时还没有点亮。母鸡率领小鸡们沿着变暗的光线摸进屋子,鸡笼就在堂屋的右边。总有那么一两只贪玩的小公鸡,仍留在草垛下,用青皮细爪挠着什么,咯咯的叫声越来越暗。

谁家门口有女人拖着长音在唤娃,谁家屋子里传来锅碗瓢盆弄出来的声响,谁家的孩子在母亲的训斥下放声大哭……田里劳作的人们陆续回到村子,他们大多赤着脚,光脚板吻在黄泥路上的声音,啪嗒啪嗒很好听,身上劣质纸烟的味道浓烈。这

里面有我沉默的父亲。他将铁锹靠在大门拐角,锹刃上泥巴已经干裂,尔后坐在门前的土凳上,弯腰将脚上的泥巴一点点揩去。他轻轻叹口气,就朝我喊一声:大娃,打盆水来。我听到呼唤后,忙不迭地将一盆水捧到他身边。

他抄水洗脚,呼呼呼喘喘息,偶尔一阵呛咳,烟灰无声地落在脸盆里。

屋顶上的月光漫下来,浮在水盆里一漾一漾的。树影在风中晃动,虫声愈来愈稠,一家一家的油灯点亮了,人影粗粗大大投在土墙上,看上去如梦如幻。

黄昏正在消失,我坐在吹来的晚风中,似乎想得很多,又似乎什么也没想,直到母亲的竹篾轻轻落在我头上。

## 腌霜韭

——写给我的父亲母亲

我从记忆里又看见母亲,她在院子的柿子树下腌制霜韭菜。头顶是瓦蓝的天空,两只黄粉蝶忽上忽下飞舞,四周弥漫着好闻的韭菜的气味。

风很清,更远的地方有不知什么东西敲击出来的回声。泥墙边的扁豆花丛里,蟋蟀的歌声欢腾着,小村安静。父亲在井台边坐着,老狸猫卧在他的身边。

偶尔,有柿子在秋风中掉落,“啪”的一声两声,母亲顾不得这些。她卷起的白衣袖闪着亮光,身边的竹篮也是温润的。

这时候,听见母亲在喊井台上的父亲,那是许多年不曾听过的,我第一次听见母亲这样喊父亲。父亲吃惊地回过身,脸上不自然地笑着,白发被一阵秋风吹乱。

他朝母亲走过来,那是一段很短的路,父亲走得很慢。走着走着就看不见母亲了,只有秋风吹出的空旷,蟋蟀叫出的一大片清寂。父亲颤巍巍站在那里,他身下的竹篮在变旧,仿佛一只变干的豆荚,摇晃我满满当当的记忆。

## 龙泉寺的银杏

有人告诉我,今年龙泉寺的银杏,白果结得最多。

秋风打落的那些白果,哗啦啦落在放生池里,与一尾尾锦鲤共舞,引来人拍照留念,看上去很有几分世俗的热闹。

我想在一个初雪的黄昏,独自去龙泉寺访银杏。想来那时,白果已经落尽,银杏叶也一片片盖住了放生池。

这些都没有什么,我在银杏树下的石阶上坐一坐。倘若有青衣小僧路过,我会邀他同坐,在悠悠的晚钟声里,看银杏树上一件雪的衣裳,看飞过的鸟雀碰落的雪花,降落在我的膝盖上。

## 王桂村的月光

许多年了,我仍会在梦里回到王桂村,回到那一片盛大的月光下。甜枣花的香气在潺潺流淌,幽蓝的树影荡漾,狗叫声一起一伏震颤着夜色。

晚风捎带着小米粒似的枣花,落在头上、衣服上,有时也有一两朵落在张开的嘴巴里。细细地嚼一嚼,青涩涩的气味走遍全身。

满村庄大大小小的枣树全开了花,清亮如露的月光中,每一片枣叶都闪着亮光,伸手就能接住飘落的枣花。

从村北走到村南,满身染着枣花的幽香。站在一户人家的窗檐下,有淡黄的灯光从枣叶间透出来,刚好照在我脸上,我立在那里发呆。

屋子里没看见人,墙上贴满泛黄的报纸和奖状,一个黄帆布书包挂在那里,屋子里弥漫着油灯燃尽的气味。我多么熟悉这个地方,它是我曾经的家,我的亲人们都在这里。我很想大声喊着喊一声,可怎么也喊不出声音,最后还是从枣树下挪开了。

大月亮跟在我身后,我走过草垛、深巷、豆腐坊、土地庙,置身在海水般苍茫的月光中,仿佛永远也走不出来……就这样走着,走出了梦境,走进了悠长而明亮的记忆。



## 作者简介

张道发,安徽省肥东县人,上世纪70年代出生。第四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获得者。肥东县首届签约作家。著有散文诗集《东岗村笔记》,作品散见《星星》《散文诗》《诗潮》《诗歌月刊》等文学刊物,作品入选《中国散文诗一百年大系》《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·散文诗精选》《中国年度散文诗》《中国散文诗排行榜》等国内多种散文诗选本。